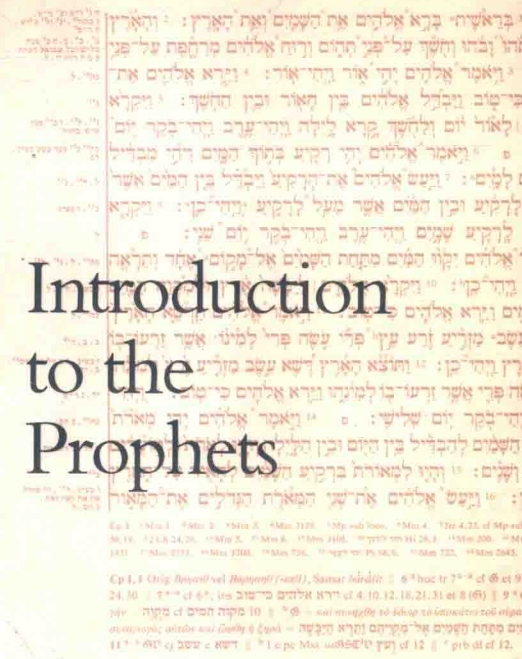


先知书 导论

姜宗强 | 著

Introduction to the Prophets



希伯来圣经教科书

张庆熊 杨熙楠 | 主编

先知书 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Prophets

姜宗强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知书导论/姜宗强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10
“希伯来圣经教科书”系列/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策划
张庆熊,杨熙楠主编
ISBN 978-7-5426-5602-5

I. ①先… II. ①姜… III. ①圣经—研究 IV. ①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0944号

先知书导论

著 者 / 姜宗强

特约编辑 / 张康诞

责任编辑 / 邱 红

整体设计 / 周周设计局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00千字

印 张 / 12.1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602-5/B·480

定 价 / 58.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37910000

主编简介

张庆熊

瑞士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自我、主体际性与文化交流》《基督教神学范畴》等。

杨熙楠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创办人兼首任总监，意大利安波罗修古代文献学会(Accademia Ambrosiana)中国研究中心创会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学刊》学术委员，《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策划。

作者简介

姜宗强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系希伯来圣经研究方向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治学研究院副院长(2012年5月至2018年7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甘肃省哲学学会副秘书长，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学术兴趣在希伯来圣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跨文本诠释方面。主要编著有：《宗教哲学读本》(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宗教慈善与社会关怀》(与唐晓峰合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先知与诗人——跨文本诠释阿摩司书与杜甫诗篇》(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中和论道》(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希伯来圣经教科书 |

主编

张庆熊
杨熙楠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总监

学术编辑委员会

林子淳
游 斌
梁 慧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及宗教学学院教授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学术顾问

杨慧林
卓新平
梁 工
王立新
李天纲
王晓朝
赵敦华
陈廷忠
钟志邦
张 略
陈南芬
蔡定邦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所长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复旦大学宗教系主任
清华大学哲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澳大利亚墨尔本神学院研究院士
世界信义宗联合会学术顾问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副院长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
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副教授

世界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经典,对这些经典进行研究和诠释的学问称为“经学”。“经学”儒家有之,犹太教和基督教也有之。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学就是“圣经学”。《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是中国儒家的“五经”,它们构成中华文明的源头。《希伯来圣经》是犹太教的经典,可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等三大部分,后来,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形成了以耶稣“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经典,称为《新约》,于是《希伯来圣经》在基督教那里就被称为《旧约》。按照犹太—基督教的信仰,这些经文因源于上帝的启示而具有神圣的权威——“圣经”的说法由此而来。

《希伯来圣经》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汇聚了古埃及、近东两河流域的灿烂文明成果,结合犹太人自己在漫长的迁移、奋斗和流亡的历史中形成的宗教信仰和生存经验,先经由口传的叙事,然后在巴比伦流亡时期(公元前 597—537 年)开始被编撰起来,并在随后的过程中得到多次修订和补充,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犹太教正典。随着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希伯来圣经》不再只是犹太民族的圣经,而且成为基督教化的欧亚(如俄罗斯)各民族人民所使用的圣经之一部分,乃至成为当今世界影响力最大、最重要、最基本的经典之一。

在古代,“经学”堪称一切学问之首;经学为其他的学识定下

了准则,提供了依据。在当今,如果我们想要把握任何古老文明最持之以恒的内核,仍然不得不研究它们各自的经典。可以说,世界各大文明的经典,绘制了各大文明的范式,形成了各大文明的轴心。文化的更新,政治制度的演变,往往诉诸对经典的重新解释。传统文化藉着对经典的阅读和诠释而延续,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托古改制印证了经学的重要性。

研究经学并非易事,要对古代历史、文化人类学、宗教和哲学有全方位的了解。此外,古典语言也是一道难过的门槛。不懂古汉语,就读不通中国儒家的经典;不懂希伯来文,也难以深入研究《希伯来圣经》。可喜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培养出学有专精兼熟悉希伯来文和其他古代语文的圣经学者,其中就包括编写这套希伯来圣经学系列教材的作者。

近年来,中国大学重视通识教育,并有越来越多的重点高校开设宗教学方面的课程。不论是通识教育还是宗教学课程,都离不开研习文化经典。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圣经方面的课程已有多年。复旦大学的王新生教授、刘平副教授已经为此编写和翻译过一些研究圣经方面的著作。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于2011年出版的《圣经历史哲学》,以新的视角对圣经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问题做了系统阐释和有创意的哲学分析。这套汉语“希伯来圣经教科书”系列是专为高校通识科圣经导论的课程设置而编写的。该丛书五位作者游斌(中央民族大学)、黄薇(上海大学)、孟振华(南京大学)、梁慧(浙江大学)、姜宗强(西北师范大学),除熟悉中外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外,更结合其所任教大学的教学经验,同时针对国内大学开设通识教育课或宗教学院系开设基

督教课程的教材编撰政策完成这套教材。

《希伯来圣经》之所以成为首推的通识教育和宗教学研究之经典,不仅仅是这部经典体现了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作为启示型宗教的基本特质,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今人理解整个西方思想的大传统,进而认知西方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艺术,乃至日常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理解中西文明的差异和交融的历史也非常重要。依据《希伯来圣经》的形成历史和承载内容,我们把这套教材分为五册,分别约请国内受过希伯来文等专业训练且有教学经验的年轻一代学者撰稿。这五部教材分别为:《希伯来圣经导论》、《五经导论》、《历史书导论》、《先知书导论》、《诗歌智慧书导论》。这五部作品各自独立成篇,相互关联,互为补充,较为完整地构成了希伯来圣经学研修的系列教材。

我们编撰这套“希伯来圣经教科书”系列的特式:一、勾勒这部经典的写作背景、文本结构。二、精解这部经典文本的重要思想内核,阐述各卷书所包蕴的神学涵义与人文意义。三、介绍这部经典解读的不同进路,概述国外圣经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评经方法。四、在深入解析文本的基础上,尝试跨文化的、汉语式的圣经解读。五、每部教材各章节后均附有思考题和进阶文献,供学生研习,以及读者参考。

最后,本系列的出版正说明二十年来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倡导的“汉语神学”,其发展路线由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作起始,及至后来再延伸至圣经研究等领域,有关学科的扩展不是来自外部影响,反之却是中国学人在研究基督宗教时发现确实绕不开圣经研究,遂生发本系列一代年青学人投入相关学习和研究,

其因由和结果诚如我们所言：可以丰富中国学术。

张庆熊 杨熙楠 谨识

2014年5月

目录 Contents

▶ 导论 先知与先知书 001

- 一、本书讨论范围及架构 001
- 二、关于“先知”一词的讨论 003
- 三、对先知性质的理解 005
- 四、先知的分类标准及其职能 024
- 五、先知书的文学特征 030
- 六、先知书的汇编与正典化 032
- 七、先知书与历史书的关联 033
- 八、以色列社会之外存在先知及预言现象吗？ 034

上篇 大先知书

▶ 第一章 《以赛亚书》 043

- 一、经卷的形成、作者、日期、写作背景 043
- 二、作品的结构与主题 052
- 三、作品的语言风格与特色 061

四、作品的神学意涵 062

▶ 第二章 《耶利米书》 075

一、经卷的形成、作者、日期、写作背景 075

二、作品的结构与主题 082

三、作品的语言风格与特色 105

四、作品的神学意涵 107

▶ 第三章 《以西结书》 116

一、经卷的形成、作者、日期、写作背景 116

二、作品的结构与主题 133

三、作品的语言风格与特色 156

四、作品的神学意涵 158

下篇 十二小先知书

▶ 第四章 《何西阿书》 169

一、经卷的形成、作者、日期、写作背景 169

二、作品的结构与主题 180

三、作品的语言风格与特色 201

四、作品的神学意涵 206

▶ **第五章 《阿摩司书》 212**

- 一、经卷的形成、作者、日期、写作背景 212
- 二、作品的结构与主题 221
- 三、作品的语言风格与特色 227
- 四、作品的神学意涵 231

▶ **第六章 《弥迦书》 238**

- 一、经卷的形成、作者、日期、写作背景 238
- 二、作品的结构与主题 243
- 三、作品的语言风格与特色 254
- 四、作品的神学意涵 255

▶ **第七章 《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 259**

- 一、《那鸿书》 260
- 二、《哈巴谷书》 270
- 三、《西番雅书》 280

▶ **第八章 《约珥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 292**

- 一、《约珥书》 293
- 二、《俄巴底亚书》 305
- 三、《约拿书》 314

▶ 第九章 《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 327

一、《哈该书》 328

二、《撒迦利亚书》1—8章 341

三、《撒迦利亚书》9—14章 352

四、《玛拉基书》 363

▶ 结语 先知文学的衰落 371

▶ 后记与致谢 373

导论

先知与先知书

一 本书讨论范围及架构

在开始先知书卷介绍时，我们需要指出：犹太教所理解的先知书卷与基督新教所理解的先知书卷的卷数有所不同。犹太教所使用的《希伯来圣经》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纪上》《列王纪下》归类为“前先知书”的范围，而基督新教的圣经（《新旧约全书》）则将上述六卷书划归到“历史书”的范围。也就是说，基督新教圣经中的先知书卷的范围包括了犹太教“后先知书”中的所有经卷，以及犹太教“圣卷”中的《耶利米哀歌》和《但以理书》，但是，不包括犹太教中的“前先知书”。下边的图表标出了基督新教与犹太教划分先知书卷的不同范围：

基督新教先知书卷		犹太教先知书卷	
先知书	《以赛亚书》《耶利米书》 《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 《但以理书》《何西阿书》 《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 《约拿书》《弥迦书》 《那鸿书》《哈巴谷书》 《西番雅书》《哈该书》 《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	前先知书	《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下》 《列王纪上》《列王纪下》
		后先知书	《以赛亚书》《耶利米书》 《以西结书》《何西阿书》 《约珥书》《阿摩司书》 《俄巴底亚书》《约拿书》 《弥迦书》《那鸿书》 《哈巴谷书》《西番雅书》 《哈该书》《撒迦利亚书》 《玛拉基书》

另外,基督宗教的天主教先知书卷的范围比基督新教先知书卷多出一本《巴路克》。本书主要介绍基督新教先知书卷,同时兼顾到有研究者将《但以理书》划归为“天启文学”,将《耶利米哀歌》划归为“哀歌文学”,故此这两卷书不列入本书的介绍范围。简言之,本书采用的篇章架构图示如下:

导论	概述先知与先知书的特征
上篇: 三大先知书	《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
下篇: 十二小先知书	《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 《俄巴底亚书》《约拿书》 《弥迦书》《那鸿书》 《哈巴谷书》《西番雅书》 《哈该书》《撒迦利亚书》 《玛拉基书》

二 关于“先知”一词的讨论

皮特森(David L. Petersen)和威尔森(R. R. Wilson)在相关著作中对《希伯来圣经》中有关“先知”的希伯来字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他们指出:《希伯来圣经》中表述“先知”的字词一共有四个,分别列举如下:

(一) 先知(nāb')

如《耶利米书》1: 5d 和《以西结书》2: 5d 中就使用这个词称呼先知。这个词是最标准的表述希伯来“先知”的词汇,也是应用频率最高的词汇。¹反射式(hithpael)在早期的文本中占优势,到公元前8世纪正典先知之后,被动式(niphal)的形式变得更为普遍,直到这两种形式可以通用。多数圣经学者同意:这个词义的被动式,即神灵附体后的“受感说话”,更符合先知书卷的文本特征。所以,我国近代旧约研究专家李荣芳曾经将希伯来语中的“先知”翻译为“舌人”,即受上帝灵的感动而传达“神言”的上帝的喉舌。

(二) 先见(hōzeh)

这个词一般多应用在南部,宗教经验模式侧重在“异象”“看”的方面。例如,《阿摩司书》7: 12 中,祭司亚玛谢对阿摩司说:“你这先见(hōzeh)哪,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一些学者指出:这里北部的祭司亚玛谢之所以用南方先知的

1 根据威尔森的分析,这个词在北以法莲传统中出现了至少200次,申命学派历史中出现了107次,《耶利米书》中出现了87次,《以西结书》中出现了17次,所以,这个词不仅出现频率高,而且是在北部先知传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先知字词。见 R. R. Wilson, *Prophec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Israel*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0), 136。

字词 *hōzeh*, 而不用北方先知的字词 *nāb'* 来称呼阿摩司, 主要因为阿摩司本人是南方人(出生于提哥亚), 所以要驱逐这个南方人回自己的家乡犹大地。

(三) 先见 (*rō'eh*)

这个词中文圣经中也译为“先见”, 但与 *hōzeh* 的词义和读音都有区别。先见 (*rō'eh*) 这个词的出现可能比先知 (*nāb'*) 这个词的出现还要早。因为根据《撒母耳记上》9: 9, “现在称为先知 (*nāb'*) 的, 从前称为先见 (*rō'eh*)”。这个字词广泛出现在《撒母耳记上》9: 9, 11, 18, 19 的经文语境中, 主要是指撒母耳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介, 人们想要通过他向神提问题, 并且需要为此而付费。在这个经文语境中, 人们寻找撒母耳就是为了找到丢失的驴而向他问卜, 他的角色很像古代的占卜者 (*diviner*)。

(四) 神人 (*'hāēlōhm*)

这个词主要是对与以利亚、以利沙叙事相关的神恩式领袖的尊称, 他们拥有很大的能量行神迹。“神人” (*'išhāēlōhîm*) 这个词也曾连贯出现在《撒母耳记上》9: 6, 7, 8, 10 的经文语境中, 与《撒母耳记上》9: 9, 11, 18, 19 中的“先见” (*rō'eh*) 这个词相平行, 共同称谓“前先知”撒母耳。所以可以推测, *rō'eh'* 和 *'išhāēlōhîm* 这两个字词, 可能比 *nābî'* 和 *hōzeh* 这两个字词起源更早, 主要是称谓像撒母耳、以利亚、以利沙这类“前先知”的。¹

中文“先知”这个词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上》, “天之生此民

1 上述四个字词的详细分析可参看: R. R. Wilson, *Prophec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Israel*, 136 - 141, 260 - 261; D. L. Petersen, *The Prophetic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2), 5 - 6; *The Roles of Israel's Prophet* (Sheffield: JSOT Press, 1981)。